

上帝的啓示

使命

一個有關良心的問題／一個有關良心的問題／一個有關良心的問題

我已經力不從心了

一架天平／一架天平／一架天平

記憶船艙中的小債主／我們的職責是聽命於上帝的／需要
沉重的時刻到來了

願上帝保祐他
沉悶的氣氛宛如雪塊墮入深深的河谷中

願上帝保祐他／願上帝保祐他／願上帝保祐他

願上帝保祐他

我們絕不應該把我們自己看成是最有價值的人／我請求

· 德 · 卡斯特羅

I 552.45
881

費雷拉・德・卡斯特羅

574677

使命

翻譯：崔維孝



90100674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澳門文化學會

1987

惠贈

88年2月 日

TÍTULO:
A MISSÃO
FERREIRA DE CASTRO

EDIÇÃO -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出版：澳門文化學會

CAPA - MIO PANG FEI

封面：繆鵬飛

TRADUÇÃO DE - CHUI UI XIAO

翻譯：崔維孝

COMPOSTO E IMPRESSO - TIPOGRAFIA MANDARIM

印刷：文華印刷

作者生平簡介

諾塞·馬麗亞·費雷拉·德·卡斯特羅 (José Maria Ferreira de Castro, 1898–1974), 簡稱費雷拉·德·卡斯特羅, 是葡萄牙文壇上著名的作家, 新現實主義流派的傑出代表。

費雷拉·德·卡斯特羅的童年是在飢寒交迫與貧困中渡過的。他八歲時父親去世, 12歲便背井離鄉, 飄洋過海到巴西投靠親友。在異國的土地上, 費雷拉·德·卡斯特羅進入了莽莽的亞馬遜叢林, 當了四年多的橡膠工人, 歷盡艱辛, 飽嘗了人間的甜酸苦辣。四年後, 他離開了亞馬遜叢林, 來到巴西北部帕拉州的首府貝倫市。他依然過着貧困艱難的生活, 先後做過輪船上的勤雜工, 廣告張貼工。與此同時, 他也開始為當地的一些報紙選稿, 借以維持自己的生活。這為他以後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九一九年, 費雷拉·德·卡斯特羅返回葡萄牙。為了繼續他在巴西貝倫市所開始的記者生活及文學創作生涯, 他毅然隻身來到首都里斯本。他於一九二二年創辦了《時間》雜誌, 並先後担

任過《時代》報，《A B C》雜誌，《文明》期刊及《魔鬼》周報的編輯。自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他先後發表了《飢餓的軀體》，《成功的秘訣，黑血》，《新世界朝聖》等十幾篇中短篇小說。一九二八年費雷拉·德·卡斯特羅發表了他的長篇小說《移民》，在葡萄牙文壇上引起轟動。他的文學創作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周期。作者本人也認為《移民》是他第一部決定性的著作。一九三〇年，他又發表了另一部長篇小說《莽莽叢林》，這部著作達到了作者創作生涯的顛峰，很快在葡萄牙及歐洲廣泛被人們傳閱。這兩部著作都是以巴西為背景描寫葡萄牙移民悲慘而艱辛的創業歷程。《莽莽叢林》對亞馬遜叢林奧秘的揭示，對令人目眩的植物羣的描寫以及對橡膠工人奴隸般生活寫照深深地吸引了廣大的讀者。《莽莽叢林》也是費雷拉·德·卡斯特羅當年親身所經歷的生活的真實寫照。

繼《莽莽叢林》之后，費雷拉·德·卡斯特羅又發表了《永生》（1933年），《冷酷的土地》（1934年），《暴風雪》（1940年），《羊毛與雪》（1947年），《大路轉彎處》（1950年）以及《使命》（1954年）等中長篇小說。作為記者，費雷拉·德·卡斯特羅還寫過許多遊記，如《小國與古老的文明》（1937年），《世界周游記》（1944年），《世界藝術奇觀》（1955—1961年）等。

費雷拉·德·卡斯特羅的著作曾多次被翻譯成英、法、西、俄、德、瑞典語、捷克語、意大利語、匈牙利語、波蘭語及荷蘭語等，在歐洲及全世界廣泛流傳。

這是一座古老而龐大的二層樓的建築。爲顯示出上帝所賦予它的使命，它緊緊地抓住大地，傲然地伸向前方，彷彿隨時準備去征服在這塊廣闊無限的土地上所生活的人們的靈魂。在樓房陳舊的屋頂上，多年積蓄的塵垢在瓦片上形成了鱗次櫛比的綠色青苔，狂風暴雨都無法把它們沖刷掉。春天來了，瓦片底下成了麻雀築巢的好地方。大牆邊上，百合花、薔薇玫瑰和鮮嫩水靈的歐芹生機蓬勃，一片盎然。在庭院的深處，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樹直立在教堂的正前方。小教堂與縱長的樓房彼端緊緊相連，橫着伸向庭院中。兩座建築共同組成了一個巨大的字母：“L”。

教士喬治·穆尼埃一跨進庭院的大門，迎面看見一架長長的梯子斜着支在屋簷上，常來“遣使會”幹活，綽號“小能人”的傢伙，正站在梯子下面。這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手藝人。他即是石匠，又是畫工，如果需要，木工活他也是一把好手。此刻，他正在用刷子慢慢地攪拌着小鐵桶內粘稠的白漆。

穆尼埃停住了腳步。

“早上好！你今天又找到什麼活了？”

穆尼埃剛才一邊朝這裡走，一邊在追憶着：一個女人的屁股，由于坐着的時候顯得比實際要大，可能更會產生一種誘惑人的魔力。所以，穆尼埃只是出于禮貌，漫不經心地向“小能人”打了個招呼。

畫工“小能人”放下鐵桶，將一只手搭在梯子上，抬頭瞅了瞅屋簷，微笑地說：

“讓我到房頂上刷‘遣使會’三個字。”

“太好了，應該這麼做。”穆尼埃以一種漠不關心的腔調應聲贊同着，就頭也不回地朝樓門口走去。

追憶中的女人又重新浮現在穆尼埃的眼前。她坐在太陽光下，兩隻腳稍稍離開地面，在長凳下不停地晃動着，彷彿是在打鞦韆。這時，穆尼埃費力地抬起頭來，就在這時，他看到了那個女人的屁股比站立時顯得更肥大。瞬間，穆尼埃的目光避開了眼前

的女人，好像她那南瓜一般滾圓的裙子底下藏有魔鬼似的。當女人向穆尼埃遞過一絲溫柔而善意的微笑的時候，穆尼埃變得窘慌不安起來。一陣沁人心肺的芳香在空中瀰漫着。穆尼埃覺得嗓子眼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他竭力想着自己幾次來探望的原因——來看屋門裡那個病危的男人。屋門就在那個坐着的女人的旁邊，一棵不起眼的爬藤盤結在門框上。眼前的女人弄得穆尼埃不知如何是好，他開始害怕了，害怕這枝凋謝的花朵——這個不幸的但卻十分可愛的女人，由於他的到來，會萌發出新的蓓蕾，害怕溫暖的陽光越過那長滿青苔、淒涼的圍牆，燃起新的愛的火焰。於是，穆尼埃決定：只有當確信那個仍然散發着誘惑力的女人不在家的時候，他才前往。

穆尼埃一邊追憶着那個可愛的女人，一邊朝前走着。清晨本來就迸發的思念之火，又燃燒起來。這是一朵灼烈燃燒的火花，他多少次都想把它吹滅，可是，在意想不到的時候，它又燃燒起來，而且越燒越旺。他停住了腳步，又思索着向前走了幾步，可怕的念頭使他警惕起來。猛然間，他回轉身來，推開長長的走廊裡的一道又一道大門跑了出去。

畫工一手拎着盛滿油漆的小鐵桶，一手扶着梯子，快爬到房簷了。穆尼埃跑到梯子底下冲着畫工大聲喊道：

“喂！誰叫你上樓頂刷字的？”

“小能人”對穆尼埃提出的問題感到有些奇怪，並不是因為他的聲調，而是覺得他話外有音。穆尼埃低着頭站在那裡，從梯子上根本看不到他的臉部。只是他那稍有顫抖的聲音鑽進了“小能人”的耳朵。

“當然是尊敬的主教先生了。”畫工神靈活現地回答，心裡卻在不滿地說：“哼！還會有誰呢？”

穆尼埃仍舊低着頭。畫工從梯子上只能看到他那閃着亮光的禿頭。他那兩只露在袖口外面的手緊緊地攥在一起，又突然鬆開了。“小能人”感到不可思議。他把小鐵桶輕輕地放在屋簷上，

很有禮貌地等待着穆尼埃的吩咐。

終於，穆尼埃抬起頭來。

“請你先不要去寫字，我去找主教談談，回頭再告訴你該不該這麼做。”

傾刻間，穆尼埃的躊躇不安似雲消霧散。“小能人”看到他大步流星地徑直朝“遣使會”的樓門走去。

※

※

※

主教正伏在他那張雕刻得十分精緻的、古香古色的桌子上同管家一起核實本月的費用支出。穆尼埃向主教施過禮後，就退到門邊。

“找我有事嗎？”主教抬起頭來，盯着穆尼埃微笑地問。

“是的。我想……”穆尼埃的聲調好像一塊從陡直的山坡上滾下的石頭，給人一種緊急而又胆怯的感覺。

“請等一等。”從穆尼埃那急促的聲調中，主教感到有什麼緊急的事情需要他來解決。

管家繼續把帳目指給主教看，但是，數目字此刻在主教的眼前變得模糊不清，一個個都從他的眼皮底下溜走了。穆尼埃的突然出現，擾亂了主教的心緒，使他無法繼續把帳目核對下去。“他來攪什麼鬼？”主教煩亂地猜測着。“準是發生了什麼口角，找我來談論是非。”這類事情在“遣使會”內部是屢見不鮮的。特別是布里薩克和米肖兩位教士最好搬弄是非。主教想起，穆尼埃可是與眾不同，他是一位宰相肚裡能撐船的角色，從來沒有抱怨過任何人。

終於，管家站起來，收拾起他那一堆表格，悄悄地走了出去。

“說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主教摘下眼鏡，轉過身把管家坐過的椅子向前挪了挪。

喬治·穆尼埃慢慢地坐下了。

“尊敬的主教閣下，是您派畫工上屋頂刷字的嗎？”

“是的。”主教有些不解地揣測着，不知穆尼埃到底想說什麼。“是我派他去的，出了什麼事嗎？”

穆尼埃垂下了頭。

“請您寬恕我，主教閣下，我剛才對畫工說了，在沒有接到新的旨令前，不要上去……”

話一出口，穆尼埃就感到這個頭沒開好。他沒有像來時想好的那樣，慢慢地、一點一點地向主教講清楚，而是一下子就把心中想說的話全倒了出來。他彷彿感到此刻的怯懦超越了時間的概念，與他在那雙像鐘擺一樣歡快地蕩來蕩去的女人的雙腿前所表露出來的怯懦相連在一起。穆尼埃抬起頭來，目光正與主教那驚愕不安的雙眼接觸在一起。

“爲什麼？你，你想幹什麼？”

穆尼埃一陣輕咳，他本想理直氣壯地說出他的理由，讓無法解釋的梗塞快快從他的嗓子眼裡消失。剛進來時，他還堅信，一定要用響亮而激動的聲音，像痛斥一件不公平的事情那樣講出他的道理。但是現在，他不僅沒有拿出應有的勇氣，意想不到的失控，反而使他不知如何把一切向主教大人解釋。他沉靜了一會，聲音微顫地說：

“主教閣下，理由只有一條，那就是您這樣做會導致德國人把成噸的炸彈都傾瀉到附近的工廠去。那是一座與我們居住的‘遣使會’一樣的樓房。尊敬的主教閣下，您剛剛來到這裡不久，大概還沒有注意到附近的那座工廠。工廠占的那座樓與我們‘遣使會’的完全一樣。這兩座建築物是同一個時代建造的，一座原是修道院，一座原是修女院。而這後一座從來就沒有住過修女。後來被改成了工廠，但是它始終保持着原來的外形特徵，連小教堂也依然保存着。……”

穆尼埃一直注視着主教。肩膀寬寬，身體發胖的主教，兩手攤放在雙腿上，就像一尊坐着的法魯國王的雕塑。他整個身軀擠塞在沙發中，只有他的雙眼還有些生氣，發出一種新的、閃動的

光澤。穆尼埃希望主教會聲明他從來沒注意過那座工廠。但是，主教緘默無言，肥大的腦袋靠在沙發的靠背上，長長的臉上沒有一絲表情。

“顯而易見，如果派人在我們的樓頂寫上‘遣使會’，我們無形中就會幫助可能來轟炸工廠的德國人，因為那樣，他們就會一眼分清哪座建築是工廠，就會毫不猶豫地把工廠所在的那座建築炸掉。因此，出賣工廠的罪名就會落到我們‘遣使會’的頭上。‘遣使會’三個字可以保護我們，可是卻宣判了在工廠裡作工的工人們的死刑。……”

主教慢慢地垂下了眼皮，閉上了雙眼。當他重新睜開眼睛的時候，穆尼埃發現主教的雙眼罩上了一層茫茫的陰霾。

“我們‘遣使會’，包括廚師，園丁在內，目前總共也只有十三個人，而工廠呢？有四百多名工人。……”

穆尼埃看着主教那陰冷的臉色，斷斷續續地說着。

終於，主教移動了一下肥胖的身子，轉向了穆尼埃。“該不該派人到屋頂上去寫‘遣使會’三個字？”穆尼埃的話不能不引起主教的深思。主教的右手略微朝上一抬，好像要做一個手勢，但馬上又慢慢地含有幾分懊悔地垂落在腿上，彷彿在幾秒鐘之前，穆尼埃向他告誡的場面就展現在他的眼前。“遣使會”幸免了，工廠卻遭到了德國人的轟炸，無數工人倒在廢墟的血泊中。尤如身處迷失了方向的原始森林，主教只覺得周圍一片陰暗，辨不清方向，看不到道路。彷彿哪裡都有路可走，可是又不知哪條小路可以走出這浩瀚的原始森林。主教感到頭腦渾濁，茫然不知所措。突然，一個念頭從他的腦海中掠過，他像抱住了一根堅硬的樹幹一樣，緊緊地抓住了它：穆尼埃的話在現實世界中是千真萬確的，但是一到精神世界中，就失去了它們存在的價值。

“我承認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主教終於開口了。“的確，我還沒有機會去看看鎮子上的那座工廠。但是，可憐的穆尼埃，我非常理解你的這種擔心，非常欽佩你在不少場合對世人所表露

出的善良而真摯的感情，這是非常值得讚美的。可是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你沒有必要去折磨自己，你完全是從一種害怕的角度考慮問題，而這種害怕只是一種假定。當然，在生命的每時每刻，人都有可能遇到危險，只有上帝才知道為什麼要按照生命的本來面目來創造生命”。

穆尼埃的沉默使主教舉棋不定，主教對自己的一番說話沒有奏效感到十分不快。他的生性決定了他總是喜歡充當事物的調停者，他如此渴望得到心靈上的平靜和肉體上的安逸，可是現在，一個巨大的障礙把他本來很和諧的內心世界攪亂了。

“我採取這樣的行動，絕非出于我個人的意志。”主教補充說：“你也知道，我是依據國際慣例才決定派人上房寫字的。它會告訴人們，這是一座中立的建築，在戰爭中，它應該得到所有士兵的尊重。”

說到這裡，主教降低了聲音，流露出一副遺憾而惋惜的神情。

“很不幸，我們並沒有總是得到我們應得到的尊重。當前，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戰爭與非正義行為的時代，時代拋棄了它以往對我們教會的尊重。過去我們強大無比，威懾四海，甚至在歐洲那些最強大的王宮皇室裡，我們也擁有巨大的力量。現在，我們的行動一天比一天困難和無人理解。正因為這樣，我們才不應該插手于世人間的衝突，因為這些衝突與人的生命一樣是短促的，我們的作用，應該局限在如何把世人呼喚到美好的事業上來。”

主教沉默了片刻。穆尼埃明白，這是主教在給他思考的時間。不一會兒，主教發出一聲嘆息，繼續說：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人的價值，並不只在於他們的數量，而在於他們的質量……，當初耶穌隻身一人，但他創立的功績蓋世無雙，永垂史冊，遠遠超過了在他降臨于這辛酸，痛苦世界上前前後後的人們所做過的一切。同樣，我們‘遣使會’的價值也超出了人數的本身，儘管我們這裡人不多，無法同工廠的工

人們相比，但是，‘遣使會’是把世人引向光明，傳播上帝神意的聖地。”

喬治·穆尼埃兩眼呆滯地盯着地板，好像根本就沒有聽到主教在說什麼。突然他完全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打斷了主教的話：

“派人上房寫字，只能說明我們在上帝面前懷疑我們清白無罪的心靈，說明我們不相信上帝，才做出一項人爲的決定強加于他。我們無形中剝奪了上帝才有的選擇權力，我們絕不應該把我們自己看成是最有價值的人。”

此時，穆尼埃的怯懦早已飛到九霄雲外，他抬起頭來，凝視着主教那陰沉的臉繼續說：

“難道只是因爲我是一個教士，就應該比工廠做工的工人們更有價值，我從來不這樣認爲。”

穆尼埃的話一字一句地敲在了主教的心上，他深知穆尼埃的這些話，一句比一句更加可怕，一旦從這裡聲揚出去，會在教士們中間引起危險的回響，它可能引導教士們走上危險的道路。主教默不作聲，這使穆尼埃不知該如何往下說才好。沉默使主教有時間在思索着，分析着穆尼埃的每一句話。絕不能原封不動地放過去，必須徹底清除其中有毒的成份。他思忖了一會兒，認爲產生這一類事情的禍根就在于上帝與他們這些教長之間遙隔千里，他們被迫獨立自治地進行工作，而他們並不喜歡上帝所授予的這種自治權。主教從自己的經歷中看到權力就像“遣使會”圍牆上的裂縫一樣咄咄逼人，可怕的疑問全都是從這裡滋生出來的。如果他們這些教長能夠直接與上帝通話，直接接受上帝的授意，就像過去工人們服從工廠主的擺佈那樣，他們的作用就非常容易發揮了，工作會更卓有成效。那麼，穆尼埃提出的這個意外的問題，就很好解決，儘管這個問題不像一開始他所認爲的那麼簡單。不僅僅是穆尼埃所提出的問題，而是其他人的成千上萬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的。

主教長嘆了一口氣。那些在某個時刻得到上帝啟示的人是多

麼的幸福啊！當然這種啟示如同所有的聖旨一樣，是一種命令，強制人們去執行。但這是一種給人以撫慰的強制，因為它把那些與此相關的教長們從責任這條繩索中解放出來，消除他們的一切憂郁、煩惱和苦悶，提高他們的權威，為他們指示了前進的方向。就如同那立體地圖一樣，只要一按電鈕，那些穿越山澗，沿河谷婉延而去的河流，公路立刻會被無數的小電燈泡顯示得一清二楚。

穆尼埃傷感而堅定地說：

“我不願意為我們沒有盡到一切可能而後悔，……”

主教抬起那黯然神傷的雙眼，在這可憐的基徒世界，他是個走過漫長道路的老教長了，他快滿65歲了，有着豐富的生活經驗。相反，穆尼埃剛滿50歲，毫無疑問，這是一生中充滿憂郁和哀怒的階段，尤其是在穆尼埃的身上，還孕育着許多無益的幻想。

主教繼續思索着，目光落在穆尼埃的身上：高高的個頭，瘦骨嶙峋的身軀，印度支那的生活使他的皮膚變得象白蠟燭一樣透明，黑色的袈裟襯托出了他的白皙，更加重了他神職人員的色彩，使他顯得更加沉郁。彷彿他像一個永遠纏繞着苦行帶的神父，渾身沾滿了看不見的陋習惡俗，時刻受着上帝的懲處。而實際上他是一位極其安分守己的教士，只是他那病態般的神情，往往給人以種種猜測。

“我並不是說不應該考慮到工人們……”

主教的身子微微離開沙發的靠背，向前伸了伸，低聲說：“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既然上帝賦予了我們‘遣使會’一定的特權，我們這樣做也是理所當然的。”

主教終於拋棄了憂柔寡斷的趨向。以往，每當在“遣使會”的內部出現一個複雜問題時，痛苦的心情總是在折磨他，使他憂柔寡斷。此時，主教覺得，剛才自己的最後一個論證，給了他有力的支持。他向前移動了一下身軀，將腦袋靠近了穆尼埃的頭，又開始堅強有力地富有表情地論證起“遣使會”的權力。一開始

，主教像講解一個多面體那樣，力圖從各個側面闡明問題，隨後又追憶起上帝的恩賜，最後又轉到人世間，談到神職人員應有的感情和職責。他喋喋不休地講了好一個時辰。穆尼埃一直無動于衷地聽着，絲毫沒有贊同的表示。這使主教感到很失望。他覺得穆尼埃固執得像一塊粘滿灰塵的地毯一樣，無論你怎樣抽打它，總有灰塵從它的上面散落下來。

“沒有必要再費口舌了，這是一個危險的唐吉柯德。”主教終於醒悟過來，他沮喪地注視着坐在他身旁的這飽受苦修禁欲生活的纖瘦的身軀。

“喬治兄弟，我覺得，你對我們事業的熱愛帶有一種異教徒的情感，大概這是你全力保衛我們事業的熱忱造成的……”

穆尼埃對主教的話沒有反駁，但他的沉默，他的神態和一舉一動，在主教看來都是那麼生疏。

主教的視線漸漸變得模糊不清，彷彿瞳孔上罩上了一層薄薄的迷霧，陷入了木然的沉思之中。突然，他那渾濁的雙眼閃亮了，一個突來的，不十分堅定的念頭從他的眼前慢慢閃過。頓時，主教如釋負重慢慢鬆了口氣。

“我並不想獨斷地解決你所提出的這個問題，我馬上派人告訴畫工，先不要讓他上房寫字。今天下午，我要召集全體教士們開會，在做出最後決定之前，我希望你能很好地聽聽大伙的意見。”

主教一邊說着一邊拿起放在他面前的一枚圖章，用它輕輕地敲擊着桌子上的吸墨紙，幾乎沒有發出一點聲響。彷彿他剛才發表的那些反駁穆尼埃的論證，都被他敲進桌面似的。一陣長時間的沉默，主教眉宇間的皺紋舒展開來，他擺出一副慈父般的神態，微笑地讓步了。

“這樣做，你該滿意了吧？”

※

※

※

由于教規不允許同胞兄弟參加商討會，因此只有十一位教士

坐在集會廳那張大理石面的長桌周圍。靠集會廳正座的牆壁上，一尊用象牙雕刻的耶穌受難像，好像是患了貧血症似的，被釘在黑色的十字架上。雪白的塑像，減輕了會場本身和那低暗、陰冷的半圓拱所造成的沉默啞然的氣氛。

主教雙手交叉在胸前，開了口：

“大家都看到了，我們可憐的祖國所面臨的處境，一天比一天惡化，德國人征服了比利時，英國人被迫在敦刻而克撤退以後，整個法國正受到瘋狂轟炸的威脅，……”

他稍微停頓了片刻，彷彿要把這幾句話所產生的嚴重性吞嚥下去，然後又以同樣沉重的語氣繼續說：

“雖然我們鎮子上的那座工廠不怎麼重要，但很可能引起德國人的興趣並來炸毀它。當然，目前戰場離我們還很遠，可是，以往值得人們考慮的距離，隨着飛機工業的發展，已經失去了過去的意義，因此，我決定找到樓頂上刷寫‘遣使會’三個字。我當時和現在都始終相信，如果我們神職人員，能夠為法國從物質或精神上減少災難做出貢獻，那對我們祖國來說將是一件好事。但是，今天上午穆尼埃教士找到我，向我提出了相反的意見，反對我派人到樓頂上去寫字，並指出這是一個有關良心的問題，……”

主教以一種深思熟慮的謹慎，一邊重複着穆尼埃的理由，一邊以遲緩的目光沿桌子掃視了一圈，觀察着每一個人的表情，繼續說道：

“面對這個問題，我認為有責任召集大家來，聽聽我們全體的意見。”

一陣令人充滿顫動的神秘的靜默，在集會廳裡遊蕩，靜得可以清晰地聽到花園中噴泉的響聲。教士們一個個雙手攤在桌面上，低垂着頭，大家都在等待着第一個發言的人。

沒有人奇怪布里薩克會第一個發言，大家都知道，他最蠻橫，時刻準備着參與激烈的口角，並且具有世人所有的那種敏捷地

處理事物的方法。

“我十分不理解穆尼埃兄弟的顧慮。”布里薩克終於搶着說：“一粒優良的種子，應當被很好地收藏起來，因為它不僅代表着現在，也代表着明天，還會為將來提供保障。因此，沒有人會吃掉優良的種子，除非他失去了理智；也沒有人會把它暴裸在嚴酷的氣候之下，使之毀于一旦。我們與其他人的區別，就在于我們不是代表着一時的需要，而是永恒的……”

主教過去一直對布里薩克的性格感到討厭，總覺得他像盤根錯節的樹根一樣不可推測，像隻訓養的烏鴉一樣不知羞耻。可是現在，布里薩克用自己的話，表達了主教的意思，這使主教不安的內心得到了撫慰，並對布里薩克產生了一點點好感。

教士們都注視着穆尼埃，只見他眯着雙眼，緊緊地閉着嘴唇，彷彿什麼也沒有聽到，什麼也沒有看到似的。只有他的手指在桌子上慢慢地移動，就像陽光下透過清澈的海水看到的軟體動物在礁石上爬行似的。

穆尼埃感覺到了同伴們那蜇人的目光，他清楚地知道大家都在等着他的發言。此時他的頭腦，尤如一隻篩簸小麥的篩子，正在將麥粒和秕谷分離開來。剛才灌入耳中的那些沒有說服力的話，使他感到十分厭惡。布里薩克這個人，總好給他的種種說教罩上一種神秘的色彩，聽起來使人覺得那麼輕浮和傲慢。穆尼埃已經與主教較量過了，布里薩克的說教，只不過是主教的意思的另一種重復，問題的實質是在于它們所表達的意思是站不住腳的。

教士們聽到穆尼埃一陣喃喃自語，從嘴裡蹦出了幾個難以理解的單詞，隨後又聽到他提高了聲調：

“沒有人知道這顆優良的種子在哪兒……，沒有人知道。我可以用我的切身經歷說明它。我成為教士，並不是出于我們家庭的傳統，也不是我的家庭對上帝充滿了信仰。我的父親並不是教徒，甚至有時他還嘲諷我們的教義。當我選擇了這條道路的時候，曾引起他極大的不快。我對上帝的愛慕和崇拜達到了如痴如

醉的地步。那時我還是個青年，同其他許多同齡青年一樣，我曾幻想過，入教以後，我會成爲一個完美無瑕的人，一切都會與我的願望和睦相融的。但是，歲月教授給我的卻完全相反，我的頭腦中出現了無數的矛盾，遇到了數不清的無法克服的深淵，無奈之下，我只好向我的社會條件相對論屈服了。因此，我怎麼能夠接受我們絕對是一顆優良的種子，與他人相比我們就應該享受特權這種論調呢？”

米肖預感到會議在選定的方向上出現了偏差，如果不及時糾正過來，就會人云亦云，大多數人就會象滾下山坡的亂石，順勢而下，直至滾下山崖，掉入那波濤洶湧的大海，太危險了，於是，他馬上接着說：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想成爲完人。布里薩克是從理論上講的，並且是從普通意義上闡述問題的。我認爲，我們正在迴避實質問題。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這就是：我們是應該分擔在工廠裡做工的工人們的命運，不派人到樓頂上刷寫‘遣使會’三個字，還是想爲我們自己另外地創造一種命運而派人去寫字呢？如果穆尼埃兄弟在感覺到他的這個良心問題之前，去注意看一下工廠的話，我想我們這個會就不用開了。”

大家都轉過頭去看着米肖，弄不清他想說什麼。只見他擺出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繼續說：

“至少在三個星期以前，工廠已經偽裝起來了。”

主教的頭猛地抬了起來。焦慮就像一股洪水自教士們的心頭一瀉千里，尤如被淹沒的大地重新見到了溫暖的陽光。米肖的話驅散了繚繞在人們心頭和空間的沉悶和黑暗。主教打量了一下穆尼埃。大家以爲主教要發表講話了，都靜靜地注視着他，只見主教在作出那輕微的動作以後，馬上他的雙眼又恢復了一動不動的神色。

“既然如此，那麼我們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坐在桌子頂端的杜梅斯尼爾蠕動着他那濃黑的連腮鬍子說。